

早闻狄声

几许平生欢

生死的话题，年末两度在影院见到。先是在日本新片展上看了《互帮互助》，随后则是好评如潮的《破·地狱》。迥然的表达之下，两者意外有相似的、治愈的滋味：死亡是终点，是不可回避的痛楚；生者如何更好地活下去，才是更具挑战的难题。

《互帮互助》是风格熟悉的日式电影。梓和叶海是学生时代开始互相支持的好友，叶海在出国工作时车祸去世，梓迟迟难以接受，只能在工作、生活中一点一滴寻觅着生活的善意，而叶海的父母也在整理女儿遗物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女儿鲜活而温暖的一面……

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一个现代背景下格外理想的故事。每个人都或出于巧合，或是在不经意间，释放出了点滴善意。于是，那份美好也终于在不曾预料的许多时刻，给自己送来了柔和的抚慰。比如学生时代，梓遭遇霸凌，叶海拉

着她奔出校园，她们在午后听到的美妙琴声，成为了两个少女心中难以忘怀的“礼物”。多年后，梓在工作中发现，弹奏者原来是一位经历战争创伤的93岁老奶奶，她被困在痛惜与忏悔之中，甚至无法面对自己的琴声。当梓主动告知琴声之于自己的意义时，老奶奶也终于有了重新登台的勇气。

在生离死别的话题上，《互帮互助》的叙述也是温柔的：逝者已矣，有过的爱与善良却会传递下去，会成为继续生活的勇气。当痛失爱女的父母将叶海的死亡赔偿金交给福利院院长时，父亲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过去看到那些写美好、写好人的小说，常常无法相信；但现在的他，愿意相信世界是好的。

相比之下，《破·地狱》的痛感则要明显得多：都市人生活的压力，父亲与子女关系的紧张，以及人逐渐老去时的失控感……看到道生

从外行到入门，一次次真心为逝者亲属破了活着的“地狱”，自我投射后的感动与唏嘘是必然的。只是，在最后也难免会觉得遗憾，尤其是看到被父亲文哥批评、打压了一辈子的文玥，仅凭父亲的几句遗言，就完成了理解、原谅与继承——不是说这不符合现实，相反，这种结局实实在在中国式家庭的常态。“几乎平生欢，无限骨肉恩”，已经成为中国人浸透在血肉里的本能，但偏偏让人难过的是，那些本可以传递的爱意与包容，往往要等到天人相隔时，才化作了一句“你一直是我的珍宝”。

看两部电影都落了泪，但就像电影里那些决心告别痛楚的人们一样，往前走吧，生者的世界，还有更多值得相信的美好。

常欣秋  
媒体人



情人看剑

大佬的金盆洗手之路

今年第77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上，最佳女演员给了《艾米莉亚·佩雷斯》里的四位女星。其中有一位比较醒目，卡拉·索菲娅·加斯科恩，片中她所饰演的，是一位中途变换性别的毒枭。

大佬想金盆洗手，历来都很难。《笑傲江湖》里的刘正风想退出江湖，与魔教长老曲洋共奏一曲《沧海一声笑》，谁知踏上亡命之途。《艾米莉亚·佩雷斯》里的这位毒枭，走上更为惊悚骇俗的一条路：他想再世为人的方式，是成为一位女子。毒枭从世界上消失了，另一个叫艾米莉亚的女人悍然亮相。这样的故事像是来自阿莫多瓦电影，奇情狗血，而且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会怎么打。艾米莉亚开始热衷于公益事业，成为圣母一样的新闻人物；她以毒枭姐姐的身份把妻儿接回家中，重组家庭，却又监管前妻的感情生活，担心家庭崩离析；一时又爱上一个被家暴的女人，一时又反遭前妻绑架……电影不停翻出新花样，这个艾米莉亚的下半生，注定不会平凡。

电影的话题度自然是有了，但是每一次剧情反转又带出新的问题，艾米莉亚身上的特殊性确实足以映射太多议题，以至于这个人物并不像一个活人，而是以极端方式承载不同社会身份、性别、信仰彼此缠斗的一个符号。拿片中人物的台词形容，这些集中在人物身上的问题包括了“他”和“她”、爸爸和姑姑、贫穷和富有、罪犯和女王、死亡与存活，“全有也等于全无”。问题林林总总，从来没有像艾米莉亚这样集于一身，她相当于被架上炼丹炉，古往今来，男人女人，贫富善恶，亲情爱情，一起在此融汇交织。

不过，我更留意到人物变身之后的语言风格。大佬经历手术之后，不仅形貌改变，连言语习惯都完成了自我改造。这有些出人意料，照常理这最难改造，没法像手术那样立竿见影，什么样的人，就会讲什么样的话，关乎其教养、阅历、心性，不会像片中大佬那样，忽然高雅端庄起来。这可能是人物塑造上的一处硬伤。尤其是一个黑帮大佬，忽然不会讲粗口——片中所有粗口几乎出自另一个女性人物，协助大佬完成人生计划的律师丽塔。她经常冒出一些脏话，与其职业与外表未必相符，但透露人物在一些极端环境下的情绪，也让这一人物颇为可信。

在入选豆瓣年度历史文化图书的《语言恶女：女性如何夺回语言》一书里，讲到女性讲粗口之重要性：并不是对男性的简单模仿，“恰恰相反，女性是在模仿她们欣赏的其他女性，那些挑战了温良有礼的‘淑女’刻板形象的女性，比如梅根·崔娜和蕾哈娜，以及她们身边的飒姐们。”书中的观点，讲粗口是女性认清自己是哪种女人的一种方式，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女性气质。这不难理解，就像林黛玉也会说放屁、作死的、狠心短命这些话，人物反而更凸显高、俏皮、接地气，呈现丰富质感。

大佬在前妻要离家时终于爆了粗口。女律师在她们二人之间，被各种脏话包围，这一幕很是精彩。以毒攻毒也好，袒露自我也罢，那些咬牙切齿的言语，终于让她们照见真实的自我。



钱眼识人

失效的以父之名

热门犯罪IP《误杀》已经走到第三部，三部曲是影坛公认的作品大考试题，第三部尤为为重要，是对前两部的总结与升华。它立得稳不稳将直接确定三部曲主题的表达是否完整，是否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肖央，从2019年到2024年，已经与“误杀”系列紧密绑定，三次演父亲，三次救孩子，如果你熟悉前两部故事，浅浅看过第三部的预告片，或许想，该不会又是一个心急如焚，开动脑力体力，在生死时速上救孩子的好父亲吧。那么我告诉你，大错特错，就像飞快旋转的转经筒，你定格的一瞬间所呈现的角色一面，充满人性，温暖深情，这是事实，但又不只是事实。把握肖央塑造的父亲角色，走近他，看透他，在真相轰然落地，砸在心头时你就会明白，误杀第三部到底颠覆了什么，以地狱反地狱，我都不知道看完之后你是觉得冬天冷还是人性的幽深更冷。

他叫郑炳睿，虚构东南亚国家的一方富甲，是单亲父亲。女儿婷婷，热爱戏剧。稀松平常的一天，他在河边沐浴礼佛，一头扎进水中时隐约听到女儿的哭叫声，女儿失踪了，被绑架了，《误杀3》就是从商业类型片的经典开头出

发。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开头不在这里，你刚在影院坐定看到的过场戏。婷婷在演一场讲章鱼宝诞生的儿童剧，章鱼妈妈生子后为了避免同类相食，会选择以命换命。章鱼，是电影中最重要的重要的隐喻。电影英文名翻译过来就是“断臂的章鱼”，与儿童剧的故事不谋而合，台下的郑炳睿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父爱的感觉在燃烧。

而郑炳睿，可以说就是一头硕大的章鱼，这头公章鱼已经“死”过一次，他左手臂上有一道长疤痕，就像章鱼触须断过的印记。他的“死”不是肉体的陨灭，而是人性的堕落，婷婷出生后认识的他，不过是一头行走的章鱼，触角看似温柔却有极强的杀伤力。2019年，2021年，直到2024年的12月，演员肖央在系列中眼见阶层逐渐攀升，最终成为白衣绅士，任务表面上看都是一致的，就是救自己的孩子。第一次，动用积累的电影知识，在时间和空间中找到缝隙，帮助女儿逃过泛滥的权力；第二次，走投无路为了给病儿拿到救命的活体心脏，铤而走险，设计绑架案，这时候已经孤注一掷要对抗整个系统，代价之大，让人性已经在灰线上摇晃这一次，他要救女儿，在最后关口，到底是按

红色按钮炸掉绑架女儿的船，让历史悬案曝光，还是按黄色按钮牺牲自己。这个父亲选择了代表杀戮的红色，这是第三部对于“救孩子”的主题最令人深思的颠覆，原来父亲也可以是这样的，所谓父权就是自己的生命权高于一切，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谈爱。

电影中这种父权本质上就是超越人伦闭环的贪欲，是一种极权，只要它自己没事，才可以履行职责。第三部里面凝聚了前两部父亲救孩子，数次次反转的戏剧冲突，好看过瘾但在更深一层的表达层面，则展示了冰山之下的人性黑洞，对着它说还要欺骗自己和世人到何时？为什么有些秘密只能是秘密？或许故事没有给人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但起码这一部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告诉观众，“父亲”不一定是父亲，也可能是披着人皮的夺命章鱼。格局更芜杂，更颠覆，也更绝望，就是《误杀3》的底色。抽身退出电影的故事，大类型片的终极反转就是否定自己的套路，并对原点进行致命一击。

钱德勒  
媒体人

花言哨语

演员如何挣脱一个既定形

观众期待许久的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正在播出，和这部剧有关的讨论中，有一条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，那就是张颂文的演技，有些观众认为，他不适合演古装戏，口音和演技都让人出戏，有人认为，他的演技一成不变，还停留在高启强阶段。

张颂文的演技一向为人称道，而这也是张颂文火了之后，出演的第一部古装戏。在此之前，他演出的角色，都是现代人，骤然穿上古装，并且以全新身份和角色来面对观众，的确需要一个过程。特别这部剧，年轻演员很多，这就要求中年演员，特别是挑大梁的演员，能够给出一个表演上的框架，压住戏，也稳住整个戏的表演气质，这相当难。

而古装戏，在经过多年和观众的磨合和博弈之后，其实也形成了一套专属于古装戏的认知系统，怎么演才算“古”，怎样从戏曲和戏剧中吸取养分，怎样演才能既和当下拉开距离，呈现出人们想象中的“古代”，却又能和现代生活暗通款曲，具体到怎样说话，怎样走路，怎样启动表情，已经有一套完备的表演和认知体系，所以，观众在讨论张颂文的演技时，拿出来进行比较的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古装戏演员，比如张国柱、王刚、张铁林等等。就是说，古装戏这个系统，不是从开荒阶段开始的，是有积累的，也有约定俗成的呈现方式的，只有把自己纳入到这个系统里，观众才认为你是“古”的。

有次看一位老演员扮演古代官员，场景是

深夜时分，坐在长案前看公文，不但背挺直，头微微倾斜，听到异动时，也是先挑一挑眉毛，然后整个人顿一顿，才很有气势地站起来。现实中，一个人受惊站起，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过程，现代剧和电影里，也已经取消了这样的过程。古装戏却依然保留了这种表演方式，作为一种“古意”的套路。

张颂文在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中，恰恰是取消了这样的表演程式的，他以现代剧的方式来表演，主人公非常卑微，有很多貌似怯懦和举棋不定的小动作和微表情，但对观众来说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在古代世界里，每个人似乎都必须耍老成持重，卑微但不能松弛，怯懦但依然稳重。

除了这种表演体系的切换之外，张颂文之所以被批评，是因为他火了之后，曝光率非常高，频繁出现在各类影视剧里和综艺里，而娱乐圈和名利场的接受心理中，一直有一个隐蔽的规则，人们如果不满意一个演员或者明星，甚至大规模地进行批评，未必是演员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他们出现得太多了。

每个演员都有这样的时刻，每个演员也都有一个需要挣脱的既定形，这个既定形让他们得到热爱，也使他们被厌烦。香港演员黎耀祥在他的《戏剧浮生》里，写下许多与表演有关的心得，其中就有对无法挣脱自己既定形状的困惑，他说，做演员最难之处在于，一个人在银幕上出现一段时间后，他最细微的表情动作，都会被观众熟悉，再求新求变，也脱不了

肉身这个框架，所以，演员必须要修炼内心，最大程度地丰富自己，让内心的细微变化，影响到脸庞身姿。

毫无疑问，这种方法见效太慢，满足不了演员七十二变的渴望，所以，他们得用尽一切办法，借助增肥、减重、化妆，使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那些佳话于是出现：妮可·基德曼装上假鼻子在《时时刻刻》中扮演维吉尼亚·伍尔芙；查理兹·塞隆·增肥30磅、染黄牙齿、在脸上画满雀斑，出演《女魔头》中的艾琳·沃诺斯；克里斯蒂安·贝尔用两周时间，减去60多磅体重，出演《机械师》中那位瘦骨嶙峋的失眠症患者。

这的确很难。这或许不只是演技，不只出于一个演员对自己职业的尊重，这里面还有更隐秘的人类梦想，是人们对自己只有一个肉身的不满，是对“七十二变”的渴望，是一种渴望进入另一种生活，攫取他人生命经验的愿望。

也许，未来某天，这种变身，会以较为轻松的方式实现。未来某天，一个厌倦了自己也被观众厌倦的演员，如果想获得重生，也许只需要进行脸部移植，甚至定做一套全新的全息形象，或者通过AI给自己做一张新脸，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动作捕捉演员来进行表演。除此之外，所有对既定性的挣脱，可能都是徒劳的。

韩松落  
作家

长凤新  
媒体人  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  
特约刊登